



由全人教育探讨跨领域 课程结构的可能性

——以台湾清华大学清华学院为例

郑扬宜

澳门大学吕志和书院

摘要:书院教育近年来在华人社会中掀起一股风潮,许多高等院校纷纷在专业学院之外设立书院(College),然而教育理念不能离开社会现场,因此各个书院无不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教育愿景摸索书院教育的方向与实践方法。本文以台湾清华大学清华学院所推动的跨领域课程结构为例,试图说明课程设计在书院教育中如何落实全人教育,并以其所体现的教学范畴,探讨书院教育如何可能展现出其教育理念,以及可能达致的目标与遭遇的问题。

关键词:全人教育;经验知识;跨领域;课程结构

一、全人教育与经验知识

探究书院教育的目标,虽然各个学校有些许不同,但可以发现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是共同的精神,无论是早前各校推动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1],或是以书院方式推动的博雅教育,都朝向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 Whole Person Education)的方向前进。根据Ron Miller的意见,全人教育就是一种全人的世界观^[2],这种全人观重“灵性”胜过重“物质性”。广义来说,全人观意味着人的内在质量有助于人类达到真正自我完成。这种重视灵性的全人教育观,确认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的。生而为人,我们的躯体和心灵都是深刻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紧紧相连于“宇宙”、“天”及自身的“社会文化”当中。

Ron Miller的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且是针对美国日益物质化的社会趋势所提出的观察与批判,但若将其概念放置在我们所处的教育场域中,仍然可以得出几点启示。根据另一些学者的解释,全人教育有几点特色:学习如何学习(Learning to Learn)、学习如何做(Learning





to Do)、学习独立(Learning to Leave Together)以及学习朝向整全(Learning to Be)^[3]。而整全的概念将从个人、国家、社会地球乃至宇宙。然而全人教育所提倡的理念,也需要教育观念与教学方式的引导与配合,于此,Sirous Mahmoudi 等学者强调^[4],教学的重点在于人类整体的发展。然而这种整体性必须从重视学生个体开始,也就是说,不能将集体性误当成整体性,而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各种经验性的差异,重视多元选择的民主实践,同时调整教学者的心态,使之成为共同学习的一分子。

由此可见,全人教育所追求的,是一种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强调学习者中心,跨越凌乱细琐的科际藩篱,恢复整全存有(Being)的教育概念。面对这样的教育趋势,我们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即,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为什么需要倡导全人教育的书院教育呢?

从 Snow 提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以来^[5],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就一直呈现在社会当中,虽然他最初的提问,是对于英国教育系统和阶级批判,但这种泾渭分明的科际区隔,却十足体现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也就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互为因果的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专业化、系统化、数据化、层层分工、各司其职等科层化现象是近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之一,这些发展虽然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但过于细致的分工以及高度的社会化,却也将人困在某种社会设定的框架中难以动弹。表现在教育场域中,为了配合社会的发展,许多领域不得不越分越细,今日的差异早已超越两种文化所谓的科学与人文,而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局限。

针对这一点,黄武雄提出套装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区别,企图打破这种结构性的科际藩篱^[6]。他指出,知识不单是从书本或其他信息所记载的文字与符号,而是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与他所看到、所了解、所感悟的世界样态。人的知识,皆由他与世界的互动而来,而人的价值观,便是人所获得的知识与人自身的欲求,两加相乘的衍生物。他认为,学校里教的知识,是“套装知识”,也就是把人所认识世界的整体样态,经过大幅筛选,留下公认的基础材料,再经分门化、客观化、抽象化、系统化,甚至标准化的细密处理,编制而成的知识体系。而在此之外被长期遗忘的是人最真实的“经验知识”,然而这并不同于肤浅的通俗知识,相对于静态的套装知识,动态的经验知识是以学习者为主体,不断与学习者的经验起了共鸣或冲突而发生的经验精华。

根据 Ron Miller、Sirous Mahmoudi 与黄武雄等人的意见,现代社会





各种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因社会化与社会分化的发展,也出现了诸多现代性发展的弊病:片段、零碎、区隔、局限与断裂。这些都使得人难以体验整全的价值,或者如经验知识所指出的问题,在传递强势的套装知识之下,无法让人自身察觉人生产知识、创造知识的活动纪录,以问题为中心,让学习者一步步去参与知识建构的探索历程。而这些经验知识,却往往最能引起学习者共鸣,最能激发学习者投入其间,而催化学习者的知性成熟,进而连结起看似各不相属的知识领域,形成一整全的世界观。

在现代社会中,套装知识有其面对专业发展的必要性,但如果教育现场只着重套装知识,则容易使得求学只为谋职糊口等工具化、技术化的倾向。而相较于西方学院传统,华人社会自小到大的教育体制向来又更加缺乏生活实践、自我探索与社会探究的动力,因此对于以经验世界为出发点的学习模式更为陌生。当前书院教育的重点即在此,如何在科际分明的现代社会,在既有的专业系所教育之间,与学习者一同融入人类文明创造活动的深度经验中,使之找到互为主体的学习旨趣。

二、跨领域课程的定位与实作

同住共学的书院教育由许多要素构成,包含住宿同学、教学人员、活动、课程等。然而进一步仔细思考,由于住宿同学、教学人员都来自不同领域,这些差异原本应当是发现彼此进而彼此学习的动力,不过以书院实际上的运作经验来看,由差异进一步形成多元,再从多元进一步成为共学的逻辑,并不保证一定会发生;相反的,若没有适当的连结与催化,差异很可能更加强化差异。尽管书院经常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但由于各种活动相当随机,以致参与率与参与动机不甚明朗,因此以活动作为书院教育方式虽然是重要的项目,但却有着零散与无目标的风险。

相对于各式各样、充满弹性的书院活动,书院课程则是一个仍处于摸索阶段的概念,其中包含了许多问题有待厘清,包括探索课程在书院中定位的:“何谓书院课程”、“该不该开设书院课程”、“有无授予学分”,以及涉及操作面向的:“由谁授课”、“如何授课”、“如何评量”等。然而,无论对于课程有何种思考,以课程作为展现书院教育目标的方法,似乎可以成为讨论的起点^[7]。因为环顾目前华人社会所设立的书院,普遍都将课程列为书院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并且未闻课程必须取消或改为选修的意见,而开设课程之书院也反映课程对同学的影响有具体且明确的效果,也就是说,至目前为止,于书院教育中开设课程仍是某种形式的趋势。



然而,此种讨论仍不能脱离课程在书院教育整体脉络中的定位,同时也必须带出书院课程与书院生涯连结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重整书院课程概念。于此分别以三个层面表述:①“必修及学分课程”:例如服务学习、社会及跨领域探究等等课程;②“学习架构”:新生学习架构、个人学习计划、小组发展模式;③“学院生涯即为广义的课程架构”。

思考定义的原因在于对几个质疑的反思:“书院只是一个超大社团”、“书院跟通识的差别是什么”、“书院是不是永远都在实验中”、“书院是不是只是一个办活动的单位”、“书院的活动或设备是不是都因人设事”等。

首先,应该将书院生涯思考为一个整体的学习架构,如此才能免去陷入无尽的书院理念、书院目标这类抽象精神的循环。但这并不是说理念、目标不重要,而是若只谈博雅教育、全人教育,但却缺乏相应的执行步骤,则极容易让理念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原因可能在于,不是理念和目标有问题,而是没有明确学习架构而无法具体落实。

当然,在创办书院教育的过程中,各书院不停地在摸索与尝试,也不断在实验中修改做法与方向,但对于现阶段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不少人对书院的印象仅停留在举办活动的层面上。所以,如何将书院设定为丰富的、多层面的,但学生却可能视之为个别的、零散的活动、课程、小组等学院生涯,串联成为一个连贯的、有脉络可循的整体书院图像,就必须将所有书院生涯的点滴,都纳入思考范围中。

然而在教学实务上,教育理念、教学目标这些内涵无法在短时间里呈现,也很难用量化标准产出,但书院教育能做的,是在课程的设计上,展现出对目标的企图心和达成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法。也就是说,如何在同学眼中呈现出较为清楚的图像和稍可追索的成果,应当与致力于操作方式有关,将操作方式具体化,才有可能展现出理念、目标这样抽象的精神。

回到对于课程的思考,如果以课程作为展现书院生涯的统整,那么什么是书院课程的图像呢?放在住宿教育的脉络之中,此一核心问题应可具备三种核心概念:“培养思维能力”、“从生活中连结”与“融合现有教育训练”。

首先,由于学院并不是任何专业系所,所以应当也不是培养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地方,但如何达到专业却是重要的思考。专业的定义人言言殊,根据《牛津辞典》的定义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于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必须有高度的学术或科学上的知识与技能,以应用于他人的事物,而提供专门性的服务。”而专业与书院教育强调的跨领域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如果所谓的专业知识是大家都一样具备的,那就毫无专业可言,因此,真正的专





业应该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也就是说,有了专业,才有跨领域的本领,能够跨领域,也才能真正专业。在此补充一点说明,专业指的不是知识多寡,而是思维能力,也就是思考如何思考,而这应该是书院教育的课程如何有别于系所专业与通识的地方。

而如何思考的培养,除了授课人员本身的专业之外,更重要的是具备操作的可能性,不能光是有个对于某种价值的信念而已。像是上课气氛的掌握、互动讨论的设计、举例说明的引喻、课程作业的设计、生活周遭的聊天共学等,都是在促进如何思考的利器,而非仅是传递知识的重要手段。

其次,住宿教育是学院的基础,因此我们的课程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住宿教育可以理解成住宿在一起的生活空间或是从住宿生活出发的教育,两者一而二而一,前者关心公共事务,后者发展问题意识。就清华学院既有学分课程来看,“自由与行动”、“当代科技争议”、“绿宿舍”、“现代社会的原住民境遇探讨”以及“NGO 实习”,都在不同程度上扣连了“人跟自然”、“人跟社会”以及“人跟世界”这三大范畴,而这三大范畴都可以在住宿生活中找到操作的可能性。

这三大范畴因为配合课程操作的设计,列举出明确方向,可以有效引导出设计的脉络。举例而言,John Dewey 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认为,真理是放在生活环境中互动的产物,是解决问题、改造环境的工具,是功能性的,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其功能价值。我们姑且把三大范畴当成功能性的真理,这有助于我们在课程设计和实践上更清楚的整合并传达这样的意象。

最后,也可能是书院教育有待强化的地方就是,如何将课程与学校既有教育融合的问题。书院教育的实务上一直可以听到某些“书院与专业系所抢人、抢时间”、“书院成为校中校”之类的说法与质疑。这些问题不只在于对外的部分,也就是加强和其他单位人士的沟通,让大家了解书院教育在做些什么;也有可能牵涉到对内的认知,也就是书院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书院教育是依附在现有教育体系内的一种社团化单位?还是像森林小学、全人学校这样的另外一种教育体系呢?个人认为两种都不是,如果是前者,那么书院没有成立的必要,因为资源不需要挹注在原本就已丰沛的大学生之上;如果是后者,那书院应该脱离大学,自立门户,变成另一个华德福大学。

用融合二字,而非补强或增进,表示了书院教育与现有教育之间,应该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书院教育对现有体系的僵化提出观察与批判,同时





也思考本身的飘忽与无根。举例而言,现有的学科规训是循着社会分工而展开,在累积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形成划分彼此领域的高墙;反过来说,书院教育在打破界限的同时是否学生会觉得专业不重要,或轻理工重人社之类。这当然不是书院教育的意思,但却可能是某些同学或院外人士的理解。

最后提出书院教育该不该有方向的看法,也就是说,书院教育设计课程,该不该有个宗旨,还是类似提供很多活动,丰富学生的想象与选择就好。以 John Rawls 和 Michael J. Sandel 的对照来说明,Rawls 的自由主义认为公众生活中不存在善的价值,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图像,建立在公平的程序中,他指的公平即正义。简单地说,就是程序正义,在这个意义爆炸、价值过剩、多重选择的年代,我们不能宣称有某种善的美好生活应该优先于程序之上;相反的,Sandel 的社群主义认为个体不可能了解自我,我们必然是在与他者的相遇中才能产生意义,所以即便他同意自由主义的看法,程序正义应该被尊重,但善的美好生活仍然应该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目标。

回到书院教育的课程设计,跨领域的全人精神应当兼取 Rawls 和 Sandel 之长,但偏向 Sandel 多一点,也就是说,书院教育应当明确地将跨领域锁定在前述的三大范畴之内,更精确地说,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以“人跟自然”、“人跟社会”、“人跟世界”其中某一范畴为主,其余两项是完成或促进主题的重要助力,因为事实上,这三大范畴根本是分不开的,谈人跟自然,怎能跨过社会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和人产生的异化不谈;谈人跟社会,怎能不谈对自然的疏离和破坏环境产生的恶果;谈人跟世界,怎能不谈对社会的理解和自然的感受。

三、结论:展望与课题

所有的概念最终仍须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落实,住宿书院存在各种差异性,对于这些差异,必须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并且找到与差异共存共生的方法。而身为课程设计的核心团队,处在不同科系及不同专业的现场,要能够跟各种差异对话,也必须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因此形成一种共学的关系。事实上,无论在何处共学,方式内容或不同,但核心都是一致的,就是找到人在这个社会与世界里的定位,然后才能从这个定位出发,依着具体存在的意义感实践各种理想和改变。这种经验知识的典范转移,同时也考验着教学人员的勇气与智慧。





然而,书院教育不可能包山包海照顾到每一个面向,强调某一个面向一定会遗漏其他面向,但书院教育所欲描绘的整体图像,必须找出确切方向强化操作性的设计。如此的反思或许无法解决前面述及定义时所提及的各种质疑,但多少都会有所关联,书院教育可以将课程主轴通过高强度设计,清楚传达出操作意图,但这并不会妨碍学生们自己找出自己的主轴发展图像,因为书院教育的课程设计皆朝向作为一个博雅的自由人方向而去,步步趋向整全的存有,而并不服务于某个体制。于此,书院教育不怕学生没有主动性,只担心课程设计的模糊,以至于无法展现书院教育要的是什么,或更进一步问,书院教育能给什么。

参考文献

- [1] 2007年版的哈佛教学改革报告书: Harvard University (n. d.) . A COMPACT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HARVARD[EB/OL].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 and Science. [2015-05-30]. http://www.tlataaskforce.uconn.edu/docs/resources/HarvardTaskForceOnTeachingAndCareer_Development_January2007.pdf
- [2] Ron Miller. What Are Schools For?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M]. 3 ed. Holistic Education Press, 1990.
- [3] Sirous Mahmoudi, Ebrahim Jafari, Hasan Ali Nasrabadi, Mohmmad Javad Liaghatdar. Holistic Education: An Approach for 21 Century [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2012, 5(2): 178-186.
- [4] Sirous Mahmoudi, Ebrahim Jafari, Hasan Ali Nasrabadi, Mohmmad Javad Liaghatdar. Holistic Education: An Approach for 21 Century [J], 2012: 184.
- [5] Snow, Charles Percy. The Two Cultur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1959]
- [6] 黄武雄. 学校在窗外[M]. 台北: 左岸文化, 2005.
- [7] 清华学院成效报告 2008—2012[R]. 新竹: 清华学院, 2012: 42-62.

